

འཇིག་རྟེན་གྱི་འཕྲིན་ལྗོངས་

天 · 藏

宁肯 著



天·藏

宁肯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·藏 / 宁肯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37 - 7

I. ①天… II. ①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9484 号

天·藏
TIAN · ZANG
宁肯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00 毫米×990 毫米 16 开本 27.25 印张 345 千字
2013 年 10 月第 2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37 - 7

定价: 3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一个无法结构的灵魂

在西藏的天空如何结构？

一种无法靠岸的思想

在高原的河流如何靠岸？

目 录

- 0 雪 1
- 1 影子 10
- 2 马丁格 19
- 3 沉默的休止符 31
- 4 白内障·月光 45
- 5 弃山星 52
- 6 一条河的两岸 66
- 7 寺院 70
- 8 对话 79
- 9 身体现象学 88
- 10 马丁格小屋 98
- 11 坛城 109
- 12 蓝色仪轨 117
- 13 丹 127
- 14 母亲 133
- 15 秘密 139
- 16 藏歌 146
- 17 观音 157
- 18 漫长谈话 172

- 19 金刚 182
- 20 金刚 195
- 21 词与物 209
- 22 诗人 216
- 23 印心·心印 229
- 24 金刚 240
- 25 我知道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情绪 246
- 26 雪一般的诗人 252
- 27 “零”笔记 269
- 28 对话 286
- 29 同居 298
- 30 实女·灵女 311
- 31 寂静 322
- 32 镜像 337
- 33 蓝色灌顶 348
- 34 不，不！ 362
- 35 同一空间旅行 370
- 36 博物馆 384
- 37 讲解员 395

存在与言说

——王德领与宁肯的对话（代后记） 410

0 雪

白色。午后。沉思者。加持。

谷地。冬天沉降的河流。草。沙洲。对岸。

长发。牛仔裤。吸烟。腕上戴着佛珠。

吸烟的样子与佛珠不太相称。

空间关系。记忆。

我的朋友王摩看到马丁格的时候，雪已飘过那个午后。那时漫山皆白，视野干净，空无一物。在高原，我的朋友王摩说，你不知道一场雪的面积究竟有多大，也许整个拉萨河都在雪中，也许还包括了部分的雅鲁藏布江，但不会再大了。一场雪覆盖不了整个高原，我的朋友王摩说，就算阳光也做不到这一点，马丁格那会儿或许正看着远方或山后更远的阳光呢。事实好像的确如此，马丁格的红氍毹尽管那会儿已为大雪所覆盖，尽管褶皱深处也覆满了雪，可看上去并不在雪中。

从不同的角度看，马丁格是雕塑，雪，沉思者，他的背后是浩瀚的白色的寺院，雪仿佛就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出。寺院年代久远，曾盛极一时，它如此庞大地存在于同样庞大的自身的废墟中，并与废墟一同退居为色调单纯的背景。不，不是历史背景，甚至不是时间背景，仅仅是背景，正如山峰随时成为鸟儿的背景。

马丁格沉思的东西不涉及过去，或者也不指向未来，他因静止甚至使时间的钟摆也停下来；他从不拥有时间，却也因此获得了无限的时间。他坐在一块突兀的王摩曾经坐过的飞来石上，面对山下的雪，谷地，冬

天沉降的河流，草，沙洲，对岸应有的群山，山后或更远处的阳光，他在那所有的地方。

因为氍毹的关系，马丁格的头被包围了，因此也被雪包围了，远远看去马丁格只露出一点儿窗口般的脸。如果不是金丝眼镜，如果不是镜片稍有一些雪的反光，马丁格就是一个真正的雪人。透过镜片，可以看见马丁格的眼睛，马丁格的眼睛非常浅，即使平时不下雪，那里面好像也永远有雪在下；它清澈地反映着一切，也拒绝着一切。

王摩认识马丁格，但马丁格那会儿不认识任何人，因此王摩可以像在一尊雕像前那样走来走去。王摩身着皮夹克，戴着一条灰格围巾，围巾怪模怪样的，像灵魂的延伸。某个时刻，由于待得久了，同样覆满雪的王摩与马丁格构成了某种空间关系——如同一尊雕像同另一尊雕像的关系，王摩说。王摩对“一尊雕像与另一尊雕像的关系”的说法感到满意^①，他以自己的不动体会到马丁格的深不可测的境界。不过，就像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，也就在雕像意识形成的瞬间，王摩惊讶地

^① 实际上“一尊雕像与另一尊雕像的关系”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，与事实不尽相符。王摩虽然有独特而敏感的内心世界，不过由于其总是过分地沉溺于内心而常常夸大了他的敏感。通常，或者一般说来，“雕像”是对某一个永恒表情的定格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丁格像“雕像”虽然同样牵强，但尚可理解，而王摩由于内心变幻不定，表情也显然是变幻不定的，因此，他无论怎样一动不动都不可能定格为“雕像”。换句话说，王摩脸上布满了流动的时间，以及时间所包含的全部的不确定性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王摩与马丁格两个人绝非“雕像与雕像”的关系，尽管他们处于同一空间。

是的，王摩是我的朋友，马丁格也是，还有后面一些即将出场的人，应该说都是我的朋友。我了解他们，熟知他们，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我断断续续在藏生活许多年，在我已出版的作品中我讲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，还有更多人没有讲。讲我那些朋友不容易，即使他们在神奇的西藏也不容易，或者不如说更不容易。原因在于西藏本来是不适合言说的，西藏给人的感觉更多时候像音乐一样，是抽象的、诉诸感觉的、非叙

发现马丁格实际上并非一动不动。马丁格身上的雪在动，在剥落，在融化，尽管速度很慢，像云的变化一样不易察觉，不过一旦发现变化，正是事物加速的时候。很多事物都是这样，发现已是突变，已是加速，甚至已是斗转星移——很快，王摩发现，马丁格的红氍毹已从大雪中呈现出来，并且因为潮湿变得十分鲜艳。雪已经不能触及马丁格，雪差不多同马丁格保持着椭圆形的距离。马丁格在椭圆形的中心像一盏灯，甚至灯芯，一种透明的发光体，远远看去有一种雪夜灯光窗口的效果。王摩的学生在不远处追逐、喊叫、欢呼，欢声到了王摩这儿还多少有些嘈杂，到了马丁格那儿可能已变成了天堂的鸟叫。

那就别打扰他吧，让他听到鸟儿叫。有孩子冲过来，被我制止了，王摩说，我摆手，让他们回去，孩子们是无意的，就像任何时候都不能说鸟儿是有意的。他们早就看见了马丁格，他们熟视无睹，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，鸟儿见得多了，他们也见得多了。许多狗跟着孩子们跑，孩子们和雪打作一团，它们也学着主人和雪打作一团，它们一会儿窜入树林，一会儿飞跑出来，扬起阵阵雪雾，比主人还热闹。它们平时跟着主人一同上学，一同下学，从不进校园，就在校门口卧着。不过就像任何事物总有例外一样，有一次，我正在课堂上讲《天上的街市》——那是一种韵文——教室的门忽然被推开，一只灰毛狗大模大样走进来。我熟悉它，就像熟悉它的主人。我叫它大灰，用汉语，而不是藏语，它也完全听得懂。大灰显然忘了学校的禁令，好像从不知有什么禁令，一进

事的，因此如果你写不出西藏的特点（我是说音乐的特点），你也就很难写出西藏人的特点。人与西藏正如人与音乐、鱼和水，是不可分的。但许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做这种事倍功半不计后果的努力。我收效甚微，这次恐怕也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的写作不是叙述了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叙述了一个人的存在。毫无疑问，呈现一个人的故事是相对容易的，而呈现一个人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特别是像音乐一样的存在。

门就上了讲台，同我并排站在一起。这种事不经常发生，不过发生了也没人觉得奇怪，奇怪的倒是当时我的学生们没有一点骚动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大灰同样非常安静，甚至可以说是安详的，甚至好像它是讲师我倒像助教，或者相反吧，总之是类似只有在大学里才有的一种关系。我继续讲《天上的街市》，学生们大声朗读，整齐而有韵味，一切都相安无事。大灰站了一会儿，也许觉得上课学习也不过如此，于是朝天打了个哈欠，一转头下了讲台，没事儿人似的出了教室。它觉得挺没意思的，它对我是否定的。

雪后看起来上去稍稍小了一些，或者因为天渐暗的缘故看上去有了某种类似小了的变化。变化同样在马丁格身上也出现了：马丁格与雪的椭圆形距离似乎也小了一些。不，不是似乎，王摩说，是真的在缩小，事物总是“一旦发现变化，就是加速之时”。

的确，很快，围绕马丁格的空间已被雪穿透，雪开始轻轻落在马丁格身上。是的，马丁格不可能让雪持续地不触及他，这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的修行者也做不到。修行的本质是一种内在运动，是调节与控制，就像人体内部有诸多灯盏渐次打开，直到全部，直到最亮，然后，渐次关闭，直到全部，周而复始。事物决不会停留在一点上，哪怕是一瞬上。也就是说修行是一种体内的循环往复的运动。因此，围绕马丁格的椭圆形的雪的距离也才会收缩。马丁格再次成为雪人。这不算是奇观。

天色已晚，雪好像更小了，实际上更大了——视觉并不总是提供真相，许多时候恰恰相反，错觉倒是经常的，因此对于一位修行者来说，真相几乎是无止境的。但何为真相？如果真相是无止境的，是否可说真相也是不存在的？

王摩这样想着，看看天空，看看远处。

他得招呼学生们回家了。他们玩疯了，还在奔跑，打闹，叫喊，这场4月的大雪让他们忘记了一切，他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下午本来是

他的一节语文课和一节自习课，他的学生再也坐不住了，他们与自然界的的关系几乎是天经地义的，根本就不可能再关注他们。而且，学校的位置也完全处于自然之中，就像寺院一样，村子一样。学校虽已靠近公路，但仍是圣皮乌孜山向下延伸的结果，因此就连操场也是倾斜的。王摩的石头房子在操场下面，面对隔着操场的教室永远是上坡，仰角，也就是说他开门即天空，即满天星斗，即矗立在山坳上的寺院的灯火，以至如果从更大的视角上看，学校的建筑差不多就是寺院建筑的一部分。

不过，今天晚上王摩什么也看不见。今天既没有星星，也没有寺院的灯光，一切都隐在了无声的雪中。晚上王摩仍放不下马丁格，他站在石头房子门前，虽然没一点风，但雪还是呼呼啦啦飘进房门。王摩没关门，就让门敞着。他遥望着不可视的雪，似乎遥望到雪夜中的马丁格。虽然维格说过马丁格曾在雪中打坐过几天几夜，直到雪停为止仍像好人一样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但维格也只是听说，并没亲眼见过。当然了，现在，要是去看马丁格得有一段夜路好走，得穿过有狗叫的村子，以及那片几乎被雪封住的树林。

王摩^①这样想了一会儿，决定敲维格的房门。

维格当然在，王摩或王摩诘站在自己的房门前已闻到维格房间的烟味。

① 王摩的名字本来应叫王摩诘，而他真正的名字叫王维——身份证上是王维。王摩总是自称王摩诘，但我西藏的朋友们都不叫他王摩诘，都习惯地叫他“王摩”，好像“王摩”叫起来有点反讽的味道，当然也有某种敬意。事情往往是这样：一种对立的感觉构成了一个人的魅力。是的，王摩与唐代诗人王维——王摩诘，同名同姓。某些方面王摩的确貌似王维，实际上二者相去甚远，甚至可以说王摩是王摩诘的“反动”，这点王摩自己也承认。我们这个时代已不可能出产像王维那样空灵自在的人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出产像王摩这样的人。不过出于种种原因，或者出于小说的原因，我们在后面将更多地称王摩为王摩诘，这并非无关紧要。

维格房间一如既往的昏暗，并且总是烟雾腾腾。今天尤甚，显然不是一个人吸烟。维格还是往常那样：牛仔裤，有宗教图案的宽大罩衣，夹着烟，腕上戴着佛珠，吸烟的样子与腕上的佛珠有点不太相称，几乎从烟雾中浮现出来。维格没向王摩或王摩诘介绍屋里的陌生人，她一向如此，因此王摩诘也没向陌生人打招呼，就像没看见一样。王摩诘向维格发出了邀请。维格对蜷缩在沙发尽头显然吸雪茄烟的陌生人淡淡地说了句什么，披了一条袈裟似的白披肩，随王摩诘出了门。

——要不要再加件衣裳？王摩诘问。

——不用，不冷，维格手拈披肩。

——至少应该戴上帽子。

——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下雪戴帽子？维格望着天迎着雪不屑地说。

王摩诘认真上下打量了一下维格。

——嗯，雪和长发，倒也很特别。

——这是加持，你懂什么。

尽管把雪看做是佛的加持，维格还是不时地甩一下头上的雪，钻石般的雪花便纷纷从长发上落下，好像拒绝加持。他们话不多，穿过虽有雪覆盖但仍倾斜的操场，从学校后门进入了一墙之隔的村子。村子像学校一样，是圣皮乌孜山延伸的结果，名叫坦巴。一路都是上坡，很滑，他们几次险些摔倒，不时要相互搀扶一下。雪遮住了所有的灯光，幸好路上仍有前人的脚印。王摩诘打着手电，过沟过坎时会适当地牵一下维格的手。维格的手一点儿也不凉，不仅如此，甚至还有着某种源源不断的暖意，很难想象来自何方。

他们穿过村子，还要再穿过那片树林。狗从不同方向叫成一片，直到他们进入了树林还在零零星星地叫。树是变异白杨，树皮驳杂，称不上白，不过在高地上长出白杨已很不容易。到了秋天，林子一派高贵的黄，仍然很美，衬着白色寺院，这是一年中最富生气的季节。前面出现了

岔路，虽然沿任何一条路走下去都会看到飞来石上的马丁格，但王摩诘还是选择了那条脚印纷乱又模糊的路，因为那是他下午带学生回来的路。

没有风，一丝风也没有，雪挂在树上，静静的，层层叠叠的，整个树林有点像白色的宫殿。的确不怎么冷，但无论如何维格穿得还是太少了。房间角落里那个陌生男人极其沉默，那种沉默显然不太可能让女人的手源源不断地温热。是的，马丁格，显然应该是马丁格。马丁格是维格的上师。走向自己的精神导师，内心乃至手心或许就是越来越热。这在维格是可能的，维格说过，她也曾在雪中打坐，在她最绝望的时候也曾曾在雪中坐了很长时间，以至最后也慢慢感到身体温暖，差点儿就把雪融化了。王摩诘对此颇不以为然，认为那与其说是打坐，不如说是疯，疯狂也会产生能量。不过今天他们没再谈论这件事，他们在谈马丁格的父亲。维格对马丁格尊敬有加，但对马丁格的父亲却出奇地淡漠。

——老先生这次真的要来了，王摩诘告诉维格。

——让-弗朗西斯科·格维尔，怀疑论哲学家。

维格淡淡地准确地说出老人的名字。

——老头可是大人物，法兰西终身院士，在西方很有影响。

——马丁格这么告诉你的？

维格不相信马丁格会这么说。

——不用马丁格告诉我，十年前我就读过老头的书，商务出的，我还见过老头的照片，老头现在应该快八十岁了。

——他来干什么，还是要和马丁格对话？

——当然，要不他才不会来西藏呢。马丁格也决定了，准备迎接怀疑论的父亲。

——这么大岁数，不要命了。

——追求真理的人都是这样，特别是西方一些大师。

——你别崇洋媚外了，是不是你鼓动了马丁格？

——崇洋，不媚外，你得分清楚。你想想，一个是怀疑论哲学家，一个是西藏佛教的信仰者，又是儿子和父亲，他们对起话来会是多么有趣。他们怎么对话？在什么维度上对话？而且，这么重要的世纪对话内地的整个学术界都不知晓，这太神奇了。

——你想参与对话？

——可惜我的法语差了一点儿，恐怕得有劳你了。

——我会照顾好老先生，可我不想听他谈论什么。

——你不用担心马丁格，马丁格没问题。

——我怎么会担心？你真可笑，我才不担心呢。

王摩诘认为维格对让-弗朗西斯科·格维尔老头的冷淡虽然有宗教上的原因，但仍然是女人式的反应。换句话说，维格的反应不是一种理性的反应，仍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，这一点王摩诘对维格了如指掌。他们断续地说着，出了树林，来到了那片科幻的白色世界。他们到了飞来石前，但是没有马丁格。

石上除了雪，厚厚的雪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——奇怪，马丁格明明就坐在这儿，就是这块石头。

王摩诘边说边照，四顾茫然。维格不说话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
手电环照四周后，再次落在赫然的飞来石上。

——就算马丁格后来走了，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留？就算痕迹被覆盖了也不会一点看不出。真怪了。不，不会有错，就是这儿。

前面不远，是下午他的学生戏雪的地方，那地方现在仍有许多模糊的脚印，手电光下它们清晰可见，狗也在那儿奔跑过，狗的爪印也可以看出。

只有飞来石上天真未凿，一派浑然。

——这不太可能吧？王摩诘认真地问维格。

——你问谁呢？维格回答。

维格紧紧抓住披肩，似乎在颤抖，看来感到冷了。

——难道马丁格会飞？就算会飞，也不会无痕呀？

——他可能根本就没在过。

——那么说我出现了幻觉？

——谁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大雪天让我出来？

——你的意思，我想你了？

维格看了一眼王摩诘，扭头便走，不辞而别。

王摩诘站着没动，用手电照着维格——照着维格咔咔作响的脚下，照摆动的缀满雪花的长发，照腰身，甚至臀部，照前方。维格走得很快，越来越快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静静的白色的林中。王摩诘收回手电，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照飞来石。

纷扬的雪花在光柱中异常清晰，像急雨一样，唯有飞来石上厚厚的雪一动不动。飞来石上的雪好像天真未凿，好像还在发育，好像是一种梦，他的学生跑向这里，他们像鸟一样，他们是无意的，正如鸟是无意的。他们早就看见了马丁格，他们熟视无睹。鸟儿见得多了，他们也见得多了，他们奔跑，打闹，狗也跟着跑。是的，狗也跟着猛跑，主人和雪打作一团，它们也打作一团，它们一会儿窜入树林，一会儿飞跑出来。它叫大灰，我用汉语叫它也听得懂^①。大灰非常安静，甚至可说是安详的，好像它是讲师，我是助教，或者相反。我继续讲《天上的街市》，学生们大声朗读，整齐而有韵味，一切都相安无事。大灰安安静静煞有介事站了一会儿，也许觉得上课学习也不过如此，忽然朝天打了个哈欠，一转头下了讲台，没事儿人似的出了教室，门也不给关上。

它觉得挺没意思的，它对我是否定的。

我在乎它的否定吗？

不。是的……

^① 王摩诘经常会重复某些话、某些情形，这种情况在后面的叙述中也会时有出现。

1 影子

一切都在产生自己的影子。

我也一样，我不动，村子也不动，

一切都不动了。亮度。水。

三岁男孩把鞋浸在水里，提起，倒下。

提起，是姐姐桑尼汲水的情景。

雪在山顶展示永恒的冬天，但夏季已经来临。融雪的日子，溪水明亮，绕村而行，很容易就能找到源头，向上走就是了，就在山顶。寻找一条大江的源头不容易，同样，知道一条小溪的归宿也不容易。小溪要去哪儿呢？它们汇入了哪条大河或者大河的支流？最终它们在哪儿入海？寻找归宿的过程有时比寻找源头的过程更让人茫然。归宿常常消失，而源头永在。

午后，阳光强烈，村子安静。狗睡在墙下，拖拉机像静物，牛粪墙几乎自燃。石头房子有短小的阴影。牛粪墙也有，经幡也有，窗楣也有，畜栏也有，一切都在产生自己的最初的影子。我也一样。我的脚下有短小正在发育的影子。我不动，村子也不动，一切就都不动了。我被村子的背景呈现出来，身上布满阳光的颗粒，由于村边的水声，我甚至感到整个村子都具有了水的亮度。一切都如此明亮、炫目，让人眩晕。是的，眩晕，眩晕有时会产生艺术。我不是艺术家，但我知道一点修拉。我知道为什么把阳光处理成颗粒，那是有道理的。

我在村边已住了很久，关于村子一直所知甚少，比如村子最早何时

出现的？石头房子是最初的吗？午后阳光何以这样静？村子最早出现好像与山上的寺院有关，是寺院的属地，但寺院又是何时出现的？僧人来自哪里？事物总是缠绕在一起，可知部分总是引起更多未知部分。

我认为不必非要知道事物彼此间的联系，所有的存在都有自身的理由，村子与寺院有关，但村子一旦存在就有了自身的理由，比如怎么能说拖拉机与寺院有关？还有乡邮电所，食品店，学校，以及公路。

有些理由让我在这里住下来，一旦住下来新的理由也开始慢慢产生，以至差不多忘记了最初的理由（王摩诘是 1996 年的志愿者）。我觉得某种东西在生长，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同某棵树长在了一起，与某种温度密不可分。

早晨、午后，或黄昏我与村子同在，并一如既往的陌生。事物因陌生保持着相关的独立，久而久之我也成了村中不可知的一部分。我与草木相映，与石头相映，与村子相映，就我所学的专业而言（王摩诘读的是双学位，先是生物系后转到哲学系），我认为进入一棵树是可能的，进入岩石也是可能的，当我回忆往昔，我觉得就在它们之中。我穿过村子，每天见到新的水源，我见到的水源鱼还没有诞生。村里一些孩子大人认识我，他们在院门、墙头或汲水时看见我，通常并不邀我到家里坐坐。他们对我既尊敬，又陌生。

有时我主动走进谁家，得到热情接待，一大家子人围着我。常常我搞不清那么多成年人或老人之间是什么关系，我的伦理观念在他们面前完全失据，谁是祖父、母亲或者婶婶、叔伯？无法从年龄面貌上猜度一大家子人。孩子的父母见过一面之后还是恍惚，还是记不住面孔，再见面也还是不认识。通常我没什么特别的话，就是坐坐，我是孩子的先生，和孩子说点什么。或者靠孩子的翻译同大人说点什么，说点孩子的状况、学习、表现，很简单。大人们（我只能这么说）听明白了，露出感恩激动的表情，哇哇地说一通，说的什么我听不太懂，但有一句我听得懂：